



書經集注

書卷之三

夏書

禹貢

皋陶謨

五子之歌

胤征

十六

服部文庫

117

149

3



117
149
3

書經集註卷之三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分別反土地以為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交之濟子禮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於用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胡化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橫去聲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去聲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乎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為之紀綱。此二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天文訓云

謂九天之野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為之限隔風氣為去聲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為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水之深大者為其州之鎮。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二面距河名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

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
 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今按既載云者冀
 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
 口等處以殺所介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
 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荆
 次豫次梁次雍兗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
 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工之本
 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
 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

疏殺其執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

治梁及岐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
 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呂不常曰
 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子門之上又春秋梁山
 崩左氏穀梁皆以為晉山則亦指呂梁矣酈音道
 元字善良后魏人謂呂梁之石崇竦音河激盪
 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也岐山在今
 汾壩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
 汾酈道元云後魏於胡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

為大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逕之險阨。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為雍州梁岐者，非是。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繇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魏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地也。堯之所都楊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州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_音之西。涑_音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邑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為濁漳。酈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汝縣也。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也。

○又按桑欽漢江南人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道河自泴水大陸至碣石入于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於碣石歷音伶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

厥土惟白壤

漢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柔土曰壤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

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扶音教民樹藝與因地制宜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之法駢剛用牛赤緹音蹄用羊墳音汾壤用麋渴其列反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去聲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十等而錯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

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禮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能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能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水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

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東入滌水。薛氏曰：東流入滌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衛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靈壽縣也。東入滹胡反。沱河，蘇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從其道也。大陸，孫炎字子然後漢末人注爾雅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行，鉅鹿之廣河非是。按爾雅高平四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澶音蟬相音去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固馬遷司馬王橫字平仲漢琅和

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具冀以及枯澤之
 南率皆穿兩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澤漢志冀州信都縣有澤水之北則兩山勢斷曠然四平蓋以此地
 謂之大陸乃與下文比至大陸者各故隋改趙之
 昭慶以為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渾縣皆疑鉅
 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
 吉甫以為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
 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恒
 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
 賦之後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
 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
 西轉陟克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
 程子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
 以達河為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
 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溥易

各四水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按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餘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常昭以為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為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為九門無此山也。

濟河惟兖州

兖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見渠水蘇氏曰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兖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正

於濟也。愚謂河昔北流兖州之境比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地淪入於海河益徙而南齊河之間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林氏曰齊古文作泲說文註云此兖州之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以古文為正。

九河既道

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
舖音福五曰胡蘇六曰簡繫七曰鈞盤八曰鬲音
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

簡繁為二。既道者既順其道也。○按徒以河地志云。滹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云。在平城。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寰宇記云。在棗州滴河北。輿地記云。即篤馬河也。覆鬴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之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繁河。輿地記云。在臨津。鈞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南。津河。寰宇記云。在樂陵西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剗世積傳之語。

逐得其六。歐陽文心音民廬陵人輿地記文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為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為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字子正臨川人宋初撰寰宇記。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為九河齊桓塞入其流。以自廣夫扶音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為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乎。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為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為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

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為九。在此五百里中。上文。上文。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仆沒。今究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為海。虜。何。北。斜。行。始。分。為。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蠲。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之。證。故。前。後。

異說竟無歸伯蓋非九河之地而強上聲聲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得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今澤音州雷澤縣西北也。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洪水橫去聲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奔潰音故水治而後雷夏為澤。

灘沮會同

澠沮二水名澠水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澠許慎云河澠水在宋又曰汧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澠水東入于泗水經汧水出陰溝東至蒙為沮權音莊則澠水即汧水也澠之下流入于睢水沮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睢水其沮水歐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為澠濟出為澠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皮列也二說未詳孰是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士既蠶者可以蠶桑也蠶性惡去濕

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兖言之者兖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也地高曰丘兖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脉墳起也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繇綏條長也○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為宜不待書也兖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野或條或矢或喬而或漸苞故於三州

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充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充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早地平而土踈被害尤劇反今水患雖平而旱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為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為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賦貞者謂賦亦第九與

州正為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充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篚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承以篚篚而貢焉經曰篚厥玄黃是也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林氏曰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枝流也充之貢賦浮濟浮

潔以達於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又按地志曰：潔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漢郡名入海。程氏以為此乃漢河與潔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潔河所在，未詳其地也。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出泰山也。在今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

岬夷既畧

岬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經略為之封畛也。

維淄其道

反田間道也 即堯典之岬夷。

維淄，水名。淄水地志云出琅琊郡其縣，今密州莒縣東北。維山也。北至都昌，今海。今淄州昌邑也。淄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淄州淄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禹為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
林氏曰：河濟下流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維淄二

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此之池州用力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涯也海涯之地廣莫而斥鹵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煮為鹽者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也。

厥貢鹽繇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鹽斥地所出絲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上並同故曰錯。林氏曰既總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爰勢正同錯蓋別為一物如錫貢聲錯之錯理或然也畎谷也岱山之谷也。泉麻也惟石惟異之石也。林氏曰惟石之貢誠為可疑意其必須以為器用之飾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為玩好也。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為生也。檿山桑也。山桑

之絲其如杏中去聲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為
有此絲以之為繒慈陵其堅韌異常衆人謂之山
蛋。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襲慶府萊蕪縣也
西南入濟在今鄆州中都縣也蓋淄水出萊蕪
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
南而入濟不言達河者因於交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
岱之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
辨故略之也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固無青并青於
徐也周禮止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於青也林
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其至蓋以鄰
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
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
州之疆境始別也。

淮沂其乂

淮沂水名淮見漢水曾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

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為患尤在於徐故淮
之治於徐言多也沂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蓋縣艾
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于下邳音西南而入于
泗魯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
尼立山西北徑碧之雲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
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
泰山也又按徐之水有泗有沂有鄆而獨以
淮沂言者周取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沐音
周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即禹之徐則徐之川
莫大於淮淮以則自泗而下凡為川者可知矣徐
之浸莫大於沂沂以則自沐而下凡為浸者可知

矣。

蒙羽其藝

蒙羽音山名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
沂諸州費縣也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
海州朐音山縣也藝音言可種藝也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
縣也鉅即大也水蓄而復流者謂之豬音按水經濟
水至乘音氏縣分為二南為荷音北為濟酈道元

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為
濟之所絕。其所聚也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
導洙泗。北連清濟。徐之有濟。於是乎見。又鄆州中
都西南亦有天野陂。或皆大野之地也。

東原底平

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晁氏曰。東平自古
多水患。故徙其城。咸平中。又徙城於東南。則其
下濕可知。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後人以
其地之平。故謂之東平。又按東原在徐之西北。而
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在景帝亦謂濟

博

東國云。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音曰埴。埴。膩也。黏。泥。去聲。如脂之膩也。周有博
埴。埴之工。老氏言埴埴。音埴。埴。以為器。埴土性黏膩。細
密。故可博。可埴也。漸。進。長。也。如易所謂木漸言
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包。叢生也。如詩之所謂如
竹苞。美言其叢生而積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書經集注

卷三

十一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

浮磬淮夷寶珠暨魚厥篚文織絺縞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去有之故制以為貢周書作雜洛音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壇以辭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音土中央豐塗也與同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直子余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割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為是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去旌旌者也染人

見周禮之職秋染夏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林

氏曰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為飾者多不但旌旄也

曾氏曰山雉具五色出于羽山之畎則其名山以

羽者以此欽嶧山名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

葛嶧山古文以為嶧山下邳今淮陽軍下邳縣也

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林中琴瑟詩曰梧

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為貴也泗

水名出魯國下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

泉俱道因以為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

淮下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濱水旁也浮磬石露

水濱若浮於水狀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

之旁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著直畧者也今下
 即有石磬山或以為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之
 石者成聲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蠶蚌反項之
 別名也暨及也珠為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
 貢淮白魚赤古之遺制黠夏翟之出于羽畎孤桐
 之生於嶧陽浮磬之出於泗濱珠魚之出於淮夷
 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也
 玄赤黑色幣也武成曰篚厥玄黃織縞皆繒也禮
 曰及期音基而木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
 織記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織縞皆繒之名
 也曾氏曰玄赤而有黑色以之為袞所以祭也以

之為端所以齊也以之為冠以為首服也黑經白
 緯曰織織也縞也皆去文即吉之所服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許慎曰汶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濰水東入
 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濰至于泗也許
 慎又曰泗受沛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沛
 然則泗之上源自沛亦可以通河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

彭蠡既豬

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
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
也詳見導水

陽鳥攸居

陽鳥隨陽之鳥謂鴈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
為群記陽鳥所居猶夏小正篇戴禮記鴈北鄉向
也言澤水既豬洲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
遂其性也

三江既入

唐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
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
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
之口者是也○又按蘇氏謂岷山之江為中江岷
音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即導水所謂
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
江為南江可知今按此為三江若可依據然江漢
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
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為二矣蘇氏

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為民去
其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為口腹計耶亦可見
其說之窮矣以其說易音以惑人故併及之或曰
江漢之水楊州巨浸何以不書曰禹貢書法費音疏
踈擊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荆州
而下安於故道無後漕治故在不書况朝辭宗于
海荆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
書法也。

震澤底定

震澤大湖也周職方楊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縣

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曾氏曰震如三川震
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
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

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

泥

篠箭竹蕩大竹郭璞曰竹關節曰蕩敷布也水去
竹已布生也少長並上曰夭喬高也塗泥水泉濕
也下地多
永其土淖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

等也言下上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為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

厥貢惟金三品璫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璫琨三品金銀銅也璫琨玉石名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說文云石之美似王者取之可以為禮器篠之材中並同於矢之筈音蕩之材中於樂之管

蕩亦可為符節周官掌節有英蕩周禮注盛象有

齒犀兕音死似牛角青色重干片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獲梓

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木

可以備棟宇器械反之用也島夷東南海島之

夷卉草也葛越草布木綿之屬織貝錦名織為貝

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

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

篚焉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

貢非歲貢之常也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

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擊也

公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公。公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不_レ言達于河者，因於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公於海至。其始開邦，與溝廣陵地名在。隋人廣之，而江淮舟船始通也。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記者之誤也。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荆衡各見音現下。導山唐孔氏曰：荊州以衡山之陽為至者，蓋南方惟衡山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

此山而猶包其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見漢水，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江漢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九江孔殷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音。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

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為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沅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嚴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按漢志九江在廬山即之尋陽縣尋陽記九江之名一曰臯江二曰蜻蛉江三曰臯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映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筭江隕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為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定為據且九江派別取之耶亦必首尾短長大畧均布然後可目之為九然其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

之間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况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為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為九則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漢注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及後參攷則九江非尋陽明其本朝胡氏以洞庭為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漢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漢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為九江益以明矣

沱潛既道

書經集註 卷三 二十四

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為九江審矣。今沅水、澧水、沅水、辰水、叙水、酉水、潭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疑。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按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尋陽記九江之名。一曰息江。二曰蜻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映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筭江。廩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為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定為據。且九江派別取之耶。亦必首尾短長。大畧均布。然後可目之為九。然其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

之間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况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為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為九。則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漢。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及後參攷。則九江非尋陽。明其本朝胡氏以洞庭為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漢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漢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為九江。益以明矣。

沱潛既道

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九水之出於
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荆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按
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
華容縣有真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若
潛水則未有見也

雲土夢作又

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荆州其澤數曰雲夢方八九
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左
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
之夢合而言之則為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

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又者夢之地已可耕治
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
有早晚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州之士與揚州同故田比楊只加一等而賦為
第二等者地闊而人土脩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柃幹栝栢檇砥

柃丹惟箇輅栝三邦底首厥名包匭菁茅

厥匪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荆之貢與揚州太抵多同然荆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為先也按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荆揚所產不無復劣矣柁栝栝三木名也柁木似檣櫓而可為弓幹栝木栝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為名礪以麤糲音粗為稱礪者中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礪者是也丹丹砂也箇輅竹名栝木名皆可以為矢董安于事策戰國之治晉陽也全言之垣皆以荻蒿苦詩廉楚見廩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箇輅不

能過也則箇輅蓋竹之堅者其材中矢之筈栝肅慎氏貢栝矢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箇輅栝之有名者也甌匣也菁茅有刺而三春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春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為菹者非是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春纁周禮染人夏纁玄纁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只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為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

也。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捨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程子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派期於便事而已。

荊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弘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洛水地志云出弘農郡上洛縣冢領山水經謂水謹舉山今商州洛南縣冢領山也至鞏縣入河今河南府鞏縣也瀍水地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替亭北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瀍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縣也澗水地志云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入于洛

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澠池之間。今澠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即澠水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然則澠水出。今之澠池至新安入洛也。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四水並流，大小相敵，故也。詳見下文。

滎波既豬

滎波，水名。濟水自今孟州溫縣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為滎。在今鄭州滎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

倉者，古之敖山也。按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也。鄭康成謂滎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酈道元曰：禹塞滎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其實一也。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澁，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山海經曰：婁涿音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十說不同，未詳孰是。孔氏以滎波為一水者，非也。

導荷澤被孟豬

荷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今興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荷山故名其澤為荷澤也蓋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宛句音淵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荷水東出焉是也被及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南京虞城縣西北孟諸澤是也富氏曰被覆也荷水衍溢渠其餘波入于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壚音踰踰也顏氏曰玄而踰者謂之壚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別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一等雜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糸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林氏曰周官載師漆絲之征二十有六周以為征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為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者可知顏師古曰織紵以為布及練然今

但言貢帛與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續細綿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所常用之物。故非常貢。必待錫命而後納也。與揚州橘柚同。然揚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柚言包則於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言錫貢在先。蓋正言之法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華山即太華。見導山。黑水見導水。

岷嶓既藝

岷嶓一山名。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氏。音箋道。西徼外在今茂州汶山縣。江水所出也。晁氏曰。蜀以山近江原者通為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繞。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郡狄道縣。漾

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九府西縣三泉縣也蓋
蟠冢一山跨于兩縣云川原既滌水去不滯而無
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地志蜀郡郫縣
江沱在東西入大江郫縣今成都府郫縣也又地
志云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汶江縣今
東康軍漢江縣也潛水地志云巴郡宕渠縣潛
水西南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酈道元謂宕
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蜀山下西南潛出南入

真

于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瀟谷水出西南入漢
瀟音安陽縣今洋州皆符縣也○又按梁州乃江
漢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藝道江也岷之藝道漾也
道沱則江悉矣上志岷岷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
是而見

蔡蒙旅平

蔡蒙一山名蔡山輿地記在今雅州嚴道縣蒙山
地志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酈道元謂山
上谷下開沫水逕其間胡因崖水脉漂疾
歷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岸瀾崖則此二

書經集注

卷三

三十一

山在禹為用功多也。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和夷底績

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者，夷道或其地也。又按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榮經縣北。和川水自羅界羅山州東西來，達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狼音恒屬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武陵郡。二說皆未可必，但經言底績者，二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為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

厥土青黎

黎黑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為歲有豐凶，或以為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方有上下之分，法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糞之正賦第十等，而間歲第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間歲第六等也。豫之正賦第二等，而間歲第一等。

也。梁之正賦第八等，而間歲出第七等九等也。當時必有條目詳具，今不存矣。書之所載特凡例也。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揚豫梁四州言哉。

厥貢瓊鐵銀鏤石磬熊羆狸織皮

瓊，玉磬鐵，柔鐵也。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磬，石磬也。言鐵而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左在於鐵也。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

厥土青黎

黎，黑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為歲有豐凶，或以為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方有上下，年分去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糞之正賦第十等，而間歲第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間歲第六等也。豫之正賦第二等，而間歲第一等

也。梁之正賦第八等，而間歲出第七等九等也。當時必有條目詳具，今不存矣。書之所載，持凡例也。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揚豫梁四州言哉。

厥貢珉鐵銀鏤砮磬熊羆狸織皮

珉，玉之磬鐵，柔鐵也。鏤，剛鐵，可以刺鏤者也。砮，石磬也。言鐵而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在於鐵也。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

罽，居例也。○林氏曰：徐州貢浮磬，此州既貢玉磬，又貢石磬，豫州又貢磬，錯以此觀之，則知當時樂器磬最為重，豈非以其磬角而在清濁小大之間，最難得其和者哉。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

于河

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桓，水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蘇氏曰：漢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沔

酈道元曰自西傾而至留酌浮于西漢西漢即潛水也自西漢溯流而屈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北逆迤接漢沔歷漢川至于褒水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屈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車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葦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經言沔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天以見小也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然於經文則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此又未可曉也絕河而渡曰亂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土翼都而言也

弱水既西

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其散渙無力不能負木枝之則委靡羸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西者道之西流也地志云在張掖音郡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胡昆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谷口黎山與張掖縣河合文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於粟

水西行至苑音園水分軍音搜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音邪音山則弱水在苑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北史載太武至苑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音然山與通鑑小異音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為近乎程氏據西域傳音以弱水為在條支援引甚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文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宜應窮音流而道其流也執其說非是

涇屬渭汭

涇渭汭三水名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

藪
芮

原州百泉縣岍音頭山也東南至馮翊音陽陵縣入渭今永興軍高陵縣也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汭水地志作芮扶風岍縣茲蒲葦兩水出其西北東入涇今隴州汭音源縣茲蒲葦有汭水焉周職方雍州其川涇內詩曰汭鞠之即皆謂是也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

漆沮既從

漆沮二水名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

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
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
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
等川遂為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
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於
渭也又按地志謂漆水出扶風縣鬼氏曰此幽之
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杜陽今岐
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澧水
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之漆水也

澧水攸同

澧水地志作鄧出扶風鄠音戶縣終南山今永興軍
鄠縣山也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渭水
自鳥鼠而東澧水南注之澧水北注之漆沮東北
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荆岐既終南博物至于鳥鼠

荆岐二山名荆山即北條之荆地志在馮翊懷德
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攝陵原也岐山地志在扶風
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終南
博物鳥鼠亦皆山名終南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為
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萬生縣南五十

里也。博物地志古文以垂山為博物在扶風武功縣今求興軍武功縣也。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俗呼為青雀山。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象上既旅之文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即指此也。鄭氏曰其地在函今邠州也。豬野地志云武成縣東北有休屠鎬屠古今以為豬野今涼州姑臧縣也。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為燉煌未詳其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叙今按舜竄三苗以其惡之尤甚者遷之而立其次者於舊都今既竄者已丕叙而居於舊都者尚桀鰲音傲不服蓋三苗舊都山川險阻氣習使然今湖南徕洞時猶緝發俘而詢之多為猶姓豈其遺種歟。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士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而賦第八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球琳琅玕。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卷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也。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按邢昺鄭州人，奏乞下熙河路，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熙河路漕使李復關人。奏竊知邢昺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

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
一二尺豈能載船黃河過會州入常精山石峽險
窄音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
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
十里方再合逆溜反カ救水淺灘積音不勝平舟載
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事遂寢邢恕之策如李
復之言可謂謬矣然此言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
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
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姑錄之以備參考云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菴折支在河關西千餘里
渠搜水音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
近朔方之地也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音之
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即就也雍州水土既
平而餘功及於西戎故附于未蘇氏曰青徐楊二
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隴此三國亦匪織皮但古
語有顛倒詳畧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
下浮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愚謂梁州
亦匪織皮恐蘇氏之說為然

道岍及岐至三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

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隨山也。岍岐荆三山皆雍州山。岍山地志扶風岍縣西。吳山古文以為沂山。今隴州吳山縣。吳嶽山也。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又按寰宇記隴州沂源有岍山。岍水所出。禹貢所謂岍山也。晁氏以為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岐荆見雍州。壘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皆冀州。壘口太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

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也。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也。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晁氏曰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也。晁氏曰山狀如屋。太行山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內也。恒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今定州曲陽也。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孔氏以為荆山之脉逾河而為壘口雷首者非。是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

初非有意推其脉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脉言之則尤見其說之謬妄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襄武嵐音藍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音干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音噴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析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其間各隔沁音藍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研破跨河而為是諸山哉山之經理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者可見矣王鄭有三條

四列之名皆為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為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為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為一馬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

至于陪尾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俗呼為白巖山鳥鼠見雍州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今華州華陰縣二

十里也。熊耳在商州上洛縣。詳見豫州。外方地志。穎川郡宗嵩縣有嵩音高山。古文以為外方。在今西京登封縣也。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唐州桐柏縣也。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今安州安陸也。西傾不言導者。蒙道岍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道潘家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

潘家即梁州之潘也。山形如冢。故謂之潘家。詳見梁州。荆山南條。荆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襄陽府南漳縣也。内方大别亦山名。内方地志章山。

古文以為内方山在江夏即竟陵縣東北。今荆門軍長林縣也。左傳吳與楚戰。楚濟漢而陳。輦自小别至于大别。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别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州衡山縣也。九江見荊州敷淺原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南有博易山。右文以為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晁氏以為在鄱陽者非。是今

按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有歷陵山為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雩縣地不應又為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為近之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庾音亦未見其為在所表見者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皆無考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姑俟知者過經過也與蕩岍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為衡山之脉連延而為敷淺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表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一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

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脉連延過九江而為敷淺原者明甚且其山川崗脊源流具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如此况殘山斷港音歷數千百年者尚何自取信於岷山不言道者豈道音豈豈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濟川也弱水見雍川合黎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水之疏道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皆

可見矣。濟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於導山也。又按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叙山叙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研岐。導水則先弱水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地志出犍音乾為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音若河。曰麗水。曰瀾若音眉。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詩其上。按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

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太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為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為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漬音賴也。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漬。嶠音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澤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

書經集言 卷三
宕昌不遠宕昌即三危之地與三苗之叙于三危者又為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底柱見冀山

又

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云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今亦名富平津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過洛汭大伾孔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揖以為在成臯鄭玄以為在脩武武德臣瓚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成臯山文不再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按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故禹記之若成臯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瓠鑿西去洛汭既已大近東距洛水大陸又為絕遠當以黎陽者為是洛水

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枯澤渠也。程氏曰：周時河徙於磔，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與禹河迹大相背。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於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為王莽河，非也。古澤瀆自唐具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為合，北過澤水之文，當以信都者為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兗州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名。九河既淪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為九，下同而為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按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

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二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積尾，曰悶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二說恐薛氏為是。河自積石二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畧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

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泮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攷自大伾而下垠岸高於平地故決齧流移水陸變遷而泮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尤可考也其詳悉見上文○又按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願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

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今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闕去其齧齧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於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

蟠冢道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

東為北江入于海

漾水名。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道漾者。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者是也。水源發于嶓冢為漾，至武都為漢，又東流為滄浪之水。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也。三葦

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滄浪水。至復州景陵縣界束，又名汶。楚嫁反水疑即三葦之一。然據左傳：滄浪遠滄，則為水際，未可曉也。大別見道山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匯廻也。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海，在今通州靜海縣。○今按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今之番陽，然其澤在今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贛緝南安建昌臨江袁均隆興南康數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為匯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番陽。又橫

截而北流為北江。且番陽合數州之流，豬而為澤，泛溢壅遏，初無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退，月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為彭蠡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為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為北江，不應曰東為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絕為反戾。今

番

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湖大而原淺，每歲四五月間，蜀嶺雪消，大江泛溢之時，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為合東匯。北匯之文，然悉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蓋嘗以事理情勢考之，洪水之患，惟河為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蒞而身督之。若江匯，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

所匯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為其衆也。以此致誤謂之為匯。謂之北江。無足怪者。然則番陽之為彭蠡信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適九江。至于東陵。東也。北會為滙。東為中江。入于海。

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水名。水經出武陵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鄭氏云。經言道言會。

者水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按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則非水明矣。九江見荆州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會匯中江。見上章。

導沱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河。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沱水。濟水也。發源為沱。既東為濟。地志云。濟水出。

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沅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一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温縣是為濟水歷號八臺西南入于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滎即滎波之滎見豫州又東出於陶丘北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又東至於荷沔即荷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荷沔濟流至其地爾汶北汶也見青州又東北至于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唐李賢謂濟自鄭以策貫滑曹鄆濟齊

滿

青以入于海本朝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酈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滎脉水不與昔同然則滎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絕流也程氏曰滎水之為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適會河溢溢出南岸溢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按程氏言溢之一字固為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枝流而冒稱為濟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况經所書單言導沅條列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脉絡

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一室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灤。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

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矣。獨於榮澤疑其與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者，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

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

道之耳。桐栢見道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一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道漕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餘並見雍州。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性誕不經。不足信也。酈道元云漕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道之耳。

道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熊耳。盧氏縣之熊耳也。餘並見豫州。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道之耳。○按經言。嶧冢。道漾。岷山。道江者。漾之源出於嶧。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道河。積石。道淮。自桐栢。道渭。自鳥鼠。同穴。道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道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沈水

卷之三
五十三

不言山者流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遇大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

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隩隈也李氏曰涯內近水為隩陂障也會同與滌沮會同同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莫居九州

涯

之山槎音茶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雍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音音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二壤

成賦中邦

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

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官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管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文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

錫土姓

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距遠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二

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采

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

稽注曰

等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

禾本全曰總刈刈音禾曰銍半藁也半藁去土皮曰
結謂之服者二百里內去玉畿最近非惟納總銍
結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結言之者總前
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
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
之去藁藁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音而納穀
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
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
五等者也

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
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
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
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一百里奮武

衛

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

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畧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音飢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放。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三等。

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為尤畧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獮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

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為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為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二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曰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

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

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

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誓，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其誓

其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鄠陂。縣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誓師于其故，以其誓身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啟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誓故獨繼文以

大戰于其乃召六卿

是不服亦臆度，暗之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妹。西典和周有徐奄，掩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

六卿，六卿之卿也。按周禮卿大夫每鄉卿一人，六卿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去而屬於太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太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右伯，方伯

音經集注
卷之三

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
故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其則有扈之
怙音強強稔音錯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
師移之者書曰大戡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
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是汝

重其事故嗟歎而告之六事者非但六卿有事於
六軍者皆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

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鯀汨五行而殛死况於
威侮之者乎三正字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
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
正朔虐下背音佩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
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今按此章則三正迭建
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音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
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

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一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取。右入壘折馘。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是車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戮殺也。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左傳。軍行。拔社。繫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子也。孥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為罪隸之怒。古人以辱為戮。謂戮辱之。以為孥耳。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千代之所宜有也。按

此說固為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平一戡而二
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孛戮者非常刑也
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
尚有剽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故之誓節豈為過
執。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
義今文無古文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

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啓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
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
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下遊一豫
為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
為黠民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貳心
而大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畋之無度言其遠則
至干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反是則太康
自棄其國矣。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大康于河比。使不得返。遂廢之。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侯于洛之汭。五子

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音盤之怨。親親也。一弁

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之過大而
不死。是命疎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
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秋辭悒。慷慨感厲。情
不自己。發為詩歌。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
棄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述皇祖之戒。然
其先後終始。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
五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其作
詩之義。其原
蓋出諸此。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

本固邦寧

此禹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疎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其一。其二。或長幼之序。或作歎之序。不可知也。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十人三失。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寧乎若朽

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

予。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彰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為人上者。柰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已之不足。待民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

夫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其酒

嗜音峻字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也。咄，骨無厭聲也。峻，高大也。字棟，宇也。雕，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之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

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又按左氏所引，惟彼陶唐之下，有帥率彼天常一語，厥道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而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

厥子孫闕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

宗絕祀

明明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六典則猶周之八則所以治天下之典章法度也貽遺闕通和乎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闕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忤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

規

有之其為去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柰何太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又按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連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自出也故以鈞石言焉。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怙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曷何也。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
彷徨無人之可依也。為君至此亦可哀矣。佐予之
子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言忠厚
之至也。辭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於色也。怛愧愧
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胤征

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必征名。
實即誓也。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拜執國
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
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

未能行拜不道之誅。明羲和黨惡之罪。然
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為禮
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
者。以是歎。今文無古文有。或曰蘇氏以
為羲和貳於拜。忠於夏者。故拜假仲康之
命。命胤侯征之。今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
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
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
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命。
而罪胤侯之為專征也。若果為篡拜之書。
則亂臣賊子所為。孔子亦取之。為後世法。

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厥厥職酒荒庶厥邑胤后承王命祖征

仲康太康之弟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軍方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乃在相去聲下同之世仲康不為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

篡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即底音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羲和之罪雖曰沉亂于酒然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剪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聲上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豈待相而後敢耶羲和和氏夏合為一官曰胤后者諸侯入為王朝音朝公卿如禹稷伯夷謂之後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
 厥后惟明明

徵驗保安也。聖人訓謨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也。下文即謨訓之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脩省。反悉井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脩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脩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

規

其所以為明明后也。又按日食者君弱臣強之象。后昇專政之戒也。羲和掌日月之官。黨罪而不言。是可赦乎。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衆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率。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齊教誨也。工百工也。

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
微而可畧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工
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猶有常刑而况於
畔官離次倣
擾天紀者乎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

倣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

于房瞽奏鼓鼗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

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于先王之誅政典

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亂其所治之
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倣始擾亂也天紀即洪
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義和
曆象日月星辰之後為義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
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
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
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

也。按唐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警樂官以其
無冒而審於音也。秦進也。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
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今季
秋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異也。齊夫。小臣也。漢有上
林畜夫。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周禮庭氏救日之弓
矢。畜夫。庶人。蓋供救日之百役者。曰馳曰走者。以
見日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畜夫。庶人。奔走于下
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羲和為曆象之官。居其位
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
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
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

此而羲和罔聞知。是固干先王後時之誅矣。

今序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

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
幾。擊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
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亂侯得天子討罪之
權。亂侯之征。羲和諸侯敵。亂侯之義。其辭直其義
明。非若五霸樓諸侯以伐
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列于猛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

崑出玉山名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猶王者之師也。今按胤征。始稱羲和之罪。止以下其畔官。離次。倣擾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

知羲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為亂黨。勛罪為惡者也。胤廢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止責其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

爾衆士懋戒哉。

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

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後嗟歎以是深
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書經集註卷之三終

爾雅釋詁曰勝也信也功也無成誓師之末而後嗟歎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